

# 刘巨德:生命的艺术之光

■ 本报记者 严长元 梁腾

“生命是一团混沌的光亮,在看不见的光亮,因其不易看见,才吸引着人们游走着,感知着,“以看得见的物去寻找看不见的道,以看不见的道去映照看得见的物。”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混沌的光亮——刘巨德艺术作品展”就是艺术家刘巨德在71岁的人生节点上,用国画、油画、陶瓷、雕塑等艺术形式呈现自己跋涉在寻道悟道的旅途中的所思所得。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17年创作的百余幅作品,既有中西融合的实践,又有深植中国传统的执着,尤其是大量巨幅新作,洋溢着深沉的情感,彰显出旺盛的创造力和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

“要想创新,必须回到源头。艺术的创新也一样,回溯源头,找到永恒的生命精神,方能创新。”他说。

## 恩师领路入传统

刘巨德197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8年考取该院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37年。本科学习陶瓷,研究生时跟随导师庞薰琑钻研传统,工作后给吴冠中先生做助教也是中西兼修。刘巨德的作品,无论国画油画还是陶瓷雕塑,都一脉相承地展现出不同于材质和画种限制的自由。作为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届研究生,他深深感恩于学院前辈的教诲,不止一次地表达,是恩师生前给予的莫大帮助,奠定了自己一生艺术的根基。

刘巨德是如此希望自己的恩师能够看到他的汇报展,曾几度哽咽。他真切地说:“庞薰琑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自信和深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带我走向传统文化的海洋。”庞先生强调继承和弘扬传统是要走到文化的深处,寻找看不见的道,即吸取传统文化的灵魂,这种研究方式不是断代式的、切片式的、个案式的,而是贯通式的、中西比较式的、通识式的,是对美术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刘巨德对中国原始艺术如彩陶、玉器、殷商青铜



紫藤下(国画) 250×501厘米 2017年 刘巨德

铜、汉代的石刻、壁画、雕塑,到文人画、漆画、岩画、民间版画以及民间艺术、宫廷的艺术等不断展开研究。“老师教导我们研究传统文化要学习老庄哲学,因为在艺术上,看得见的是图式、样式,看不见的是道。先生不希望我们模仿,而要从中西的历史中寻找艺术的‘真’和‘贞’。”他说,这个过程很漫长,自己一直在慢慢学习和体会,仍然在路上。

刘巨德对传统文化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的名字是私塾老师所取,在不少作品中,他将金文“德”字拆分成“十”“目”“人”“心”来落款。他说:“生生不息为德。我喜欢看《易经》,‘德’在传统中是观道的意思。‘十’是宇宙平衡,‘目’下边是‘心’,就是用心在看。从‘人’,连起来就是人用心在看宇宙之间的平衡,在观道。”

## 以传统之心融合中西

在读研究生期间,庞薰琑建议刘巨德做《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与西方艺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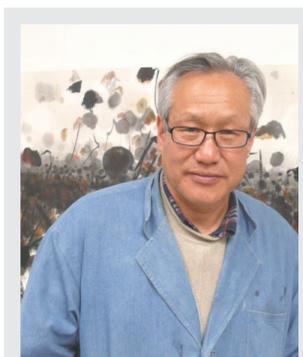
比较》课题,1980年,刘巨德的硕士论文《论平面装饰艺术中的造型》在《工艺美术论丛》杂志发表,后来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了《图形想象》一书。通过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刘巨德认识到了空间与造型的关系。

他不同意人们将“装饰”看做是表面形式、有时还略带贬义的看法。刘巨德描述说:“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加以文采也。装是藏起来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即道,而饰的本义是‘刷拭’,是擦掉污垢的意思,装饰是擦拭心灵的污垢,与澄怀观道的意蕴一样,其实是正常中国的词汇,包含着中华文化深沉的内涵。”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评价说,刘巨德是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接纳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孜孜以求地探索如何将西画精华融入现代中国艺术之中。刘巨德赞同吴冠中先生的一个比喻:如果艺术是一座大楼的话,国画、油画、版画等画种,就是一扇扇窗户,里面是相通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停留在技术

层面上争论不休。中国画所追求的“道”的境界,需要切身用生命去体验,不是别人经验的照搬,不是掌握了一种法则、一种程式,就解决问题了,中国画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是从画家内心生长出来的,是人的心灵长期与大自然交融,最后开出的“花朵”。诚然,在刘巨德的艺术创作中没有过多材料上的限制,除了水墨、油画,近年来他还通过陶瓷创作了不少作品。刘巨德强调这些媒介都能够倾诉自己的感受,也能促使自己更好地体会生活、体验生命、冥想生命。他说:“我本科是陶瓷专业毕业,又受到庞薰琑和吴冠中先生的影响,他们在创作上不仅材质和画种没有界限,在中西方形式上也没有界限。我一直延续老师所说的,找寻在传统深处看不见的地方,从‘无’的观念来认识和思考,才能汲取传统的灵魂。”

“万物是道的呈现,西方绘画是用看得见的物在寻找看不见的道,东方绘画是用看不见的道寻找看得见的物,中



## 人物名片

刘巨德,1946年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蒙古族。197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3年任云南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1978年考取庞薰琑教授研究生,对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西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交汇,都是在找生命的节律。”刘巨德说,之所以将展览名称确定为“混沌的光亮”,是因为他认为艺术生命应该没有分别心,无论东西方传统文化都是混沌的轮回,生命就是混沌中的光亮,一闪一闪地来,一闪一闪地走。

## 艺术还需修炼自我

2015年,全国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电视里不断地播放着与抗战相关的节目,这引发了刘巨德的思考:“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呢?战争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总是在期盼和平,但和平总是很少。我体验到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平安,对于国家是这

样,对于人类也是这样,所以就画了这张以和平为主题的《生命之光》。”这件27.5米长的巨幅绘画,是刘巨德2015年开始创作,2017年完成,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熟悉刘巨德的人知道,他的创作没有草稿,没有腹稿,没有预设的起笔,他将这个过程比喻成“跳深渊”,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真”。

对于“真”的理解,刘巨德曾经认为绘画没有科学伟大,比如数学需要求证,才能体现真正的“真”,而绘画不需要求证。但在与数学家丘成桐接触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原来数学不是在求证而是在建构,与艺术的建构不谋而合。他说自己体会到,艺术和科学都是人为的创造,这个创造就是以建构的关系代替现实的关系,二者在“无”中相汇。

不少人看到刘巨德的作品大为惊讶,一方面是以前很少有机会如此全面地加以集中展示,另一方面是有专业评论家评论其作品的创新思维和形式,比如有国外的评论家表示在刘巨德作品中看到了中国的博物馆中艺术遗产的因子。刘巨德说:“什么是文化?就是文化物新。我们常说创新,我从没想过要创新,只想深入传统中,进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处,当继承了传统中看不见的‘道’,自然就会有新的东西产生。”

如同生命是不能谋划的,艺术就是一个生命过程。它必须有种子,自然而然地生长,要经历从小到大大的自然过程。同样,风格和创新也不是“谋划”出来的,是修炼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如刘巨德所说,中国画并不是说知识达到了,智力达到了,技法达到了,就会创作出新的风格,关键是境界达到了,才能创造出个人的风格。“艺术重在感知和表现生命的奥秘与人文精神的神性。”真正的艺术家面对自然万物,重在创造某种抽象关系象征它,代替它、平行它,包容它、幻化它、诗意它……让万物从有限走向无限。”刘巨德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思索着,就像他笃信“艺术是替天行道”。

# 用心灵和自然对话

——由王心耀的《中国风》说起

■ 董少峰

王心耀近期的《中国风》系列,为阅读者清晰地呈现出他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清醒思考和真诚而又颇富洞察性的激情表达。探寻王心耀的视觉表达行迹和叙事逻辑,不难发现,《中国风》系列的呈现,既不是一种空穴来风,亦不是他的一时冲动和偶然所得,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精心编织导演的、凝聚着人到中年的智慧与圆融的一场视觉展演。其实,在《中国风》背后,阅读者亦看到一个在艺术的荆棘之途中日臻圆融之境的王心耀。一个在用自己的心灵与自然对话的王心耀正扑面而来,那是一个有才情、有胸怀、有视野、有传统、有精神、有追求、善表达而又不随波逐流的王心耀。

熟悉王心耀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温和儒雅,低调含蓄,不张扬、不放肆。生活中的他既平和又平淡,既超脱又释然,可一旦回到艺术中,一种内在激情时时燃烧。他才情内敛,以多元与多样的视觉叙事路径为《中国风》的横空出世在语言样式、图像谱系、有效的视觉表达和展陈与观看间进行了经年累月的素材积累和潜心提炼,并一步步由“既随物以婉转”,终到“亦于心而徘徊”之境,而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

## 自我意识的觉醒

王心耀的艺术机缘与他的大学毕业创作《黄兴在汉阳保卫战中》(1981年,100×200厘米,布面油画,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收藏)密不可分。是年他仅仅23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艺术青年,但他的大历史观和艺术的激情与才情,驾驭大场面和众多人物与图景的协调能力得到了展现。对于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心耀而言,这的确不仅仅是张历史画,也为其人生之旅点燃了艺术激情。青春期的梦幻既是多彩的,又是痛苦的,更是茫然的,但艺术抉择的果断与坚定显然为以后的艺术探索与探索奠定了初级研究的基础,这种能够在青年时期即明确自我人生目标的人,在其同辈



中国风 NO.5(油画) 185×185厘米 王心耀

中实不多见。其实人生目标明确得越早,越易达到成功的彼岸。王心耀显然是幸运的,他在1995年适时地从《幸福》杂志社调入江汉大学,说明了他在他人生十字路口又一次选择的正确。从第二年即1982年《夕照的山》(38×51厘米,纸本油画),这幅并不被时人注意的小幅风景,可以看出,王心耀的视觉转向令人惊奇。众多的人物不再出现,代之而来的是一种纯粹的风景画,夕阳下的山、绿黑相同的天空与地面形成了一种对比,纯净而又空灵,雄伟而又壮阔,这和今天《中国风》的黑白碰撞无疑构成了其视觉文本的上下文。从人物到风景的转向,不仅仅是绘画题材的改变,实则是其精神寻找的一种途径,彰显出王心耀

在困惑中的寻找,在青春期躁动与激情后的茫然。但不断内省的品性也让王心耀的艺术目标初露端倪。

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那个被今天热议的、并被贴上诸多光环的“85美术新潮”滚滚而来时,既青春又激情洋溢的王心耀适时地投身到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这个时期他置身于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中,勤奋思索,真切表达,兼有一种在艺术上的不安分。其间,表现主义的激情与色彩着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心耀自我意识一步步苏醒,他由青春期的躁动、火热、迷茫、精神混沌逐渐走向澄明的觉醒。这也注定了他要在自我探索的艺术之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而他的自我内在气质,也使



## 人物名片

王心耀,1958年生于武汉。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为江汉大学艺术学院、现代艺术学院教授、院长,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艺委会委员,湖北省高校美术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市政府专项津贴,湖北省劳动模范。

他能在艺术和人生的关键处做出既明智又适合自己的选择。

## 删繁就简之路

《老巷记忆 NO.1》创作于2006年,王心耀以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凝重的笔调抒发试图保留已逝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一种努力的徒劳与伤悲。凌乱的电线、歪斜的电线杆、黄昏日落与那曲径通幽、绵绵无尽的里弄胡同营构出的一种对孤寂的渴望与倾听,及对空灵的感悟与守望,更有着一种对已逝文化的留恋与向往,对激变的社会潮流的一种静观与疏离,对飞速发展社会现实的一种淡淡的忧郁与忧伤。伴随着

《老巷记忆》这个系列的视觉文本的徐徐展开,《城市印象》系列和《中国山水》系列再一次为阅读者带来了一个勤于思考、善于变化、精于表达的王心耀,更带来了一个不满足于一种所谓的成功认同而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王心耀。由《老巷记忆》到《城市印象》再到《中国山水》,王心耀的视觉语言愈来愈走向了一种极简之路,不仅颜色越来越单纯、简洁,而且大面积充斥着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激情挥洒,一次次撞击着阅读者的心灵。由此亦不难发现,近期的《中国风》系列仅以黑白两色这种大胆浓烈而又简洁明快的视觉讲述,和《中国山水》系列构成王心耀视觉语言的关键词语和笔调。

王心耀走的是一条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的艺术之路。其删繁就简的路径展现的是他对自然空间的迷恋与关切,终至希望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圣洁之境,意即一种精神的心理空间的升华。那是一种对已逝的田园般的生活的守望与向往,更弥漫着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真切表达,对不期而遇的现代化的激情与挥洒。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老街、老巷、老屋、城市、山水已内化在王心耀的精神血脉中,并一步步升华为一种精神语汇的视觉符号,深深地融汇在其笔端与画意中。王心耀在题材与形式间找寻到了适合自我讲述的话语方式。

## “亦于心而徘徊”

在《中国风》系列创作之前,王心耀的视觉表达还充斥着样式的多元化、多极化及视觉语义上的混杂化和多元化。其间大量的水墨、山水、人物、花鸟及游历世界的名胜古迹写生,虽然带来了一定的赞誉,但他清醒地知道,这并非自己至高至纯的精神目标,但一时也难以寻找到艺术的突破口,于是,一种“行走与观看”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方式的渐进与发展充斥在其艺术生涯中。《中国风》系列扑面而来,不仅散发

出一种观看与品读的激情,更凝聚着悠久的历史与个体视觉经验的交响与交融。王心耀以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and 坚持不懈的努力,透过《中国风》诠释着他孜孜以求的艺术人生。那种在黑白浓烈而又简洁明快的视觉讲述中表达出才情与气韵的努力,不仅渗透在画布间,也浸透在油彩与混沌的山水气象中。这种黑白的交响碰撞出的精神图景,不仅令阅读者心驰神往、遐思飞扬,亦映衬了他那蓬勃灿烂的精神世界。他把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真诚思考全部融汇在《中国风》中。《中国风》又引发了我们如下思考:当传统文化的消失愈来愈烈的时候,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还是大胆引入西方当代文化来拓宽我们的文化发展路径?王心耀选择的是一种从“去传统”到“再传统”的视觉表达路径。其终极目的是期冀达到一种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建构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

如果说《老巷记忆》系列还停留在“既随物以婉转”的生活体验的层面,那么至《城市印象》系列和《中国山水》系列,他实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亦于心而徘徊”的生命体验的精神空间中。如果没有王心耀从山水、人物、花鸟的潜心观察与研究,没有他在行走与观看间对生存的风景、人物和素材的经年累月的积累,就不会有《中国风》所弥漫的那种空旷辽阔之境;如果没有从具象到抽象、从水墨到油画的多元探索,阅读者就不会看到《中国风》那种混沌初开的雄浑与壮阔及书写的灵动与飘逸,以及经得起品读的精致与亲切。《中国风》为王心耀赢得了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也建构起王心耀苦心孤诣所追寻的一种视觉修辞方式和话语讲述方式。他在流淌着黑白的韵律中倾注着自我张弛有度、有控制又有激情,并始终用心灵与自然对话的方式,达到“前所未有的圣洁”之境。

还是林语堂说得对:“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作者为湖北美术馆馆长、美术批评家)